

难忘故乡情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世纪寻根

主编◎胡迎节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DAILY PRESS



中
央
电
视
台
《
岁
月
如
歌
》
系
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难忘故乡情 / 胡迎节主编.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5
ISBN 7-80652-453-3

I. 难... II. 胡... III. 文化—名人—访谈录—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6235 号

难忘故乡情

胡迎节 主编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卷十八	越州记	164
卷十七	福州记	156
卷十六	宁海记	148
卷十五	天津记	140
卷十四	海宁记	130
卷十三	象山记	120
卷十二	杭州记	114
卷十一	鄞州记	106
卷十	湘西记	96
卷九	诸城记	86
卷八	成都记	78
卷七	嘉州记	68
卷六	荣州记	58
卷五	诸暨记	48
卷四	镇海记	38
卷三	高邮记	34
卷二	富阳记	26
卷一	绍兴记	16
开篇	周庄记	8
序		2

附录	342
跋	332
别卷六 托克逊记	323
别卷五 永济记	316
别卷四 信阳记	304
别卷三 淳安记	299
别卷二 科尔沁记	292
别卷一 江阴记	286
卷三十 冀中记	276
卷廿九 福全记	268
卷廿八 宜兴记	260
卷廿七 安吉记	252
卷廿六 无锡记	242
卷廿五 扬州记	232
卷廿四 北京记	224
卷廿三 慈溪记	216
卷廿二 金华记	202
卷廿一 上虞记	192
卷二十 东台记	184
卷十九 桐乡记	174

情乡故志难

难忘故乡情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世纪寻根

第十八集

主编◎胡迎节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DAILY PRESS

电视与文学



因为参与过一次电视文艺节目的界定，因为撰写过两部电视文艺的发展史，因为编导过一批电视文学节目，所以今天愿意为电视文学——主要指冠以电视这一时髦前缀的诗歌、散文啰唆几句。如今学术界术不见长，学位、门派倒讲究起来，在下不敢免俗，又因要与文学这一老祖宗的学问对话，自是长卑有序，不得不自报家门。

两年前的，在为电视文艺节目界定的时候，首先做的是解构文艺二字的游戏。这二字指的是文学、艺术当无异议，但论起与电视结缘后的境况来却是大相径庭：艺术类如音乐、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百花齐放得一时之宠占尽风光令各位滔滔不绝，甚至于杂交新生的电视剧、综艺晚会、小品、MTV必须单立门户。文学类按传统分类虽有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报告文学林林总总，但在荧屏上的实绩却门可罗雀乏善可陈，令专家们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如此现实既很精彩又很无奈，于是乎撰写电视文学这一条目的革命重任就落在了我这无名鼠辈的肩上，不知是不是那既精彩又无奈的几百字的原因，还是文学拉了电视文艺的后腿，导致创立中国电视文艺理论体系基础工程的这一宏伟大业居然不了了之，没了下文。（补记：如今才悟到，文艺一词其实乃偏正结构，是指文雅的表演技艺。文学是人类一门高深的学问，上达诗学、美学，通俗出版物不在此列；技艺表演则大多流俗，高雅的才被称为艺术。在文艺行业中追求文学，颇有瞎子摸象、缘木求鱼的味道。）

现代电视传媒对人类几千年文化积累的吞噬力令学者们瞠目结舌，一时间音乐被TV了，舞蹈被TV了，相声被TV了，叫好起哄的与忿忿不平的嘈杂一片，青山留不住，毕竟东流去。当文学被TV、诗歌被TV、散文被TV时，虽然动静还不够大但也使一些人诚惶诚恐，生怕毁了最后一座贞洁牌坊。有人在二十世纪末惊呼：人们，小心吧，哪天一不留神你也会被TV了！听起来充满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的味道，其实自打有了电视那天起，人是第一个被TV的，况号称人学之文学乎！进而言之，文学被TV也并非自今日始。十多年来，由古典到当代的小说戏文改编出来的电视剧难以计数，电视化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也源源不断，二十年前特殊背景下电视上诗歌朗诵会还曾盛极一时，但将其作为专门话题来谈的并不多见，文人对传媒的蔑视乃是原因之一：搞好了是原作的功劳，搞不好则是电视的无能，作家不必靠电视吃饭。而当今此话题的凸现，一是中央电视台汇天下之精华规模经营了各地电视散文诗歌的展播形成了些许风气，二是一些在文学日益边缘化过程中失去了话语权利和能力的人终于又找到了好为人师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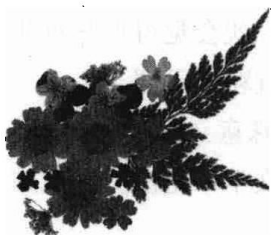
眼下这批散文诗歌在电视上的走红与社会休闲的时尚和文学的闲适风潮不无关联。文学兴盛之时，有谁把电视放在眼里，电视人孜孜以求苦不堪言。谁料想，九十年代世风大变，消费文化狂潮突起，文学殿堂被后现代们肢解成一堆垃圾寂寞无语。而无论来自东北的煽情故事还是来自江南的园林小品，无论来自海滨的吟风弄月还是来自边塞的金戈铁马，或多或少带有电视上原本稀有文学中日见稀少的人文理想和世俗关怀，大大迎合了早已吃腻了综艺大餐的市民口味和被痞子文学伤了脾胃的白领趣味，为花样翻新的文化快餐平添了一道佐餐鸡尾。个中味道虽难与名著经典比肩，但实是比那些粗俗的、浮躁的、油滑的、低劣的、兑水的、冒牌的肥皂剧、行业晚会清新亮丽了许多。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就会觉得那些对其题材风格的诟病和对其范围使命的重负是多么不合时宜粗暴无理。

九十年代的电视文学，既不是一般意义的也不是特殊意义的文学，既不是古典意义的也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而是电视了的文学，是消费时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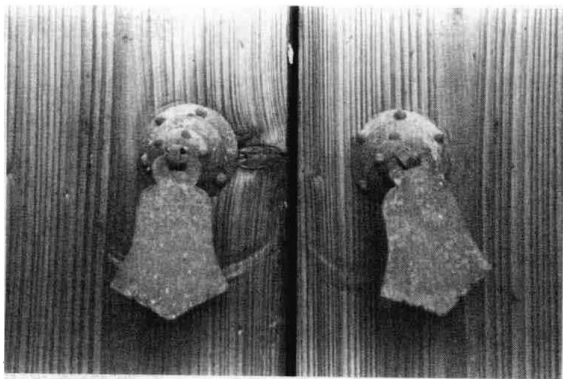
文化产品。她既没有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救世启蒙，也没有国防文学的万众一心慷慨激昂；既没有延安文艺的光辉宝塔，也没有阴谋文艺的假高大全，英雄神话、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已成为过去；她既不孤独破碎，也用不着自我拯救。我们以往文学批评的全部经验，因面对全新的生活而失语。温情脉脉的面纱遮掩了激情与渴望，守望家园的精神斗士，正成群结队地走在通往乐园的路上。漫不经心的改编古典与别有用心的稀释经典，成为其主体形象，满足大众口味成为冠冕堂皇的借口。现代意义的大众文化已是彻头彻尾的消费文化，制造幻觉博看客一乐是其主要功能。在这些不太起眼的短诗美文的周围，充满了华而不实的时装、夸大其词的广告、弄虚作假的致富信息、煽情刺激的通俗传奇、五花八门的室内剧、徒有虚名的大奖赛、轮番轰炸的MTV、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气派非凡的度假村、从世界杯到NBA、从雅尼到陈美，仿佛人人皆知时尚，天天都可狂欢。此情此景之下，任何不满与挑剔都显得过分与多余。

总而言之，对这些稚嫩的大众文化中的旱地雪莲沙漠绿洲，既不要佯装不知地视为电视与文学的独生子捧煞，也不要大而无当地用文以载道的振振有词棒杀，适时畅销就是她生存发展的最大理由。

(胡迎节)



电视与文化



在电视圈里奢谈文化是一件愚蠢的事。此说由二，其一：现代电视传媒的膨胀本属当下消费文化之一大景观，特意强调所事栏目、剧目或片目之文化，似有自我标榜之嫌，必招同行暗中嫉恨无疑。其二：如今饮食男女、糖酒烟茶均可饰以文化风行于市，电视节目再插上同类标签，便与摆地摊儿无异，徒惹众商家恼怒而已。

晚生不幸，一与电视结缘，便沾上了文化的荤腥。屈指十五年前，阴差阳错入了大众传媒这一行，一上手则操持起号称《文化生活》的买卖——所谓编辑，不过是将五花八门的文化类电视专题片拼凑一番，替刚刚时兴的抛头露面的主持人杜撰几句半文半白的串联词，包装成休闲杂志的款式批发出去，颇似当时流行的二道贩子，而眼下的荧屏上则比比皆是，早已泛滥成灾——还记得当时那个五线谱式扭来扭去的片头的人恐怕不多了，在我自己的脑海里也早被各式各样接踵而来的新潮样式遮盖得踪迹难寻。前两日与一实习生好汉话当年时，一不留神人家提起了它，恍如隔世的一件出土文物，又如白头宫女话玄宗一般，闹得酒桌上的凉拌菜多了一股酸溜溜的怀旧的味道。

薄命的不一定只是红颜。去年春之末，刚跳出了综艺晚会的火海，就又上了《文化视点》的刀山。俗话说媳妇人家的好，闺女自家的俏，人到中年与文化二婚，抱的却是没娘的娃，一时竟不知到底哪个好来哪个俏。说



实话，眼瞅着一帮艺人侃大山装扮成从良的样儿，虽是王婆卖瓜自卖自贬，落到个买主只剩下自己的份上，毕竟咱也是个在电视文艺圈里混的，心里更不是滋味，不能总让人家欺负咱娘家没人呀！所以头儿让咱上咱就上呗，士为知己者死了拉倒。上了手才知道，这营生非得拼上多年的老本不成，光凭老本还未必能保住招牌不倒！

好汉不言勇，无论当年还是眼前，借口倒有一个，凭的是智勇双全。记得1997年初夏，文艺评论的选题，人见人不爱。摄制组成员一水儿的中文系，躲进一个地级市驻京招待所里，筚路蓝缕，赤膊上阵，不管骨头还是西瓜，反正得拿出啃的本事来。好在本科里都学过文学概论、马列文论之类的看家本领，其实这是大学里最不招人待见的科目，如今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也。众男女互相打气，自许这选题好比李奶奶的那碗酒，能把它拿下来什么选题就都能对付。搜肠刮肚地找来“欲渡沧海求舟楫”、“风动千帆隐映来”之类的句子当题目，穷凶极恶地瞄准时髦的作品研讨会、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走红的电影大片一阵与人为善式的狠追猛打，结果总算出手不凡，在几处以挑剔为职的有闲阶层的圈里圈外造成些不大不小的影响，既振了门风，也填补了中国电视中关于文艺评论节目的空白。不过，这档节目无论什么人给个什么奖，都不值得当做经验推广，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办给老百姓看的，也不是人云谁也能亦云的，实属大众文化的一个偶然例外。

就在《文化视点》风风火火四处出击之时，有人站出来呼吁学者们警惕传媒，其实应该警惕的是传媒自己。在九十年代中国日见模糊的文化地图上，电视是一个非常暧昧并不光彩的所在，像一架供后现代骑士随意拼杀的斑斓风车。在权威话语面具的背后，是一个神话般的金元帝国，这一点已毫无秘密可言。这里既像T形台，又像交易所，各路神祇你方唱罢我登场，消闲与消费联袂消解文化。精英文化的拙劣表演早已黯然落幕，主

流文化极不情愿地屈尊俯就语焉不详，大众文化裹挟着世俗时尚拍岸而来潮汐不歇。可怜的文化节目制作人眼花缭乱，四周布满温柔的陷阱：自命高雅的作家们躲躲闪闪，伪精英们暗中密谋掠取话语霸权，精明的代理商们觊觎着最佳的推销机会，白领趣味与闲适之风正在自我浸淫，而芸芸众生面对巨额制作费支撑的“文化关怀”半信半疑，找不到早已熟悉的模式和令人心仪的偶像，无论世纪末的理想挽歌还是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都再也冲淡不了看客们的冷漠……

灰心丧气并不必，好在电视与文化的关系其实很简单，不是笔者偷懒，而是这两者互为你我。其实，最高的学问都是最简单的，人类几千年的上下求索，不过真善美三个字便可包括。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化是人类一切生活方式的总和，美就是生活，美的发现就是找到有意味的形式，知晓了这几条看似简单却能让教授们吃一辈子的学问，做一个电视人便足矣。将人与文化、美与生活如此通观，套用卡夫卡的定义便可不谬：所谓文化即置身于文化之中，用我们在其中创造了文化的眼光看文化。海外风光、异族风情观众爱看又那么有文化，无非是距离造成的美感。身边的鸡毛蒜皮也能在电视上去说，无疑是中国电视观念的一大革命，谈生活、说实话，无处不文化。不论招牌上有没有文化二字，只要是真正的生活，说的是人话，不管是活动的画面还是不动的谈话，只要具有有意味的形式，这就是中国的电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电视文化。用不着故作高深，用不着拿多么大的架势，也用不着那么累。

(胡迎节)



原载《中国电视》1998年第11期
补注：1988年，《文化生活》栏目改为《花信风》。2004年，《文化视点》栏目让位于《曲苑杂坛精编版》。同年10月，《艺术之窗·岁月如歌》栏目取消。

古云今水话周庄



周庄，这个独具中国江南水乡特色的千年古镇，近年来已名扬中外。幽谧的街巷，清澄的流水，向世人诉说着“中国第一水乡”的悠久历史和鲜活的今天。我们赞叹周庄保存完美的明清建筑，为“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迷恋，为清醇幽静，处处可画，时时有诗的风情而陶醉。这是一幅由历史、文物、建筑、风情、民俗、交通、饮食以及哲学、观念等多角度、多层面编织而成的古今长卷，它的文化品质闪烁着隽永的光芒。

有人说：云，是空间符号；水，是时间符号。苍狗浮云，世代更迭，才想指实已成空；沧海桑田，社会巨变，举头茫茫低头春。云，是社会符号；水，是自然符号。自然和社会的全部，就是设定符号的人的文化。云水，是文化；云行水流，是历史。前云散处，后云还聚；古水流处，今水不断。前云古水，是历史文化；后云今水，是现实生活。道是云水，迥然不同；判为两异，或然相关。这就是我们将要走进的“中国第一水乡——周庄”的时空处境。周庄可以游，但游到的往往是现实生活中的陈迹遗影——地上的周庄。周庄不妨赏，但赏到的多半是精神需求的江南古镇——岸旁的周庄。周

庄必须读，因为读到的可能是人生美学中的独特形态——水中的周庄。周庄贵在品，因为品到的也许是历史文化内的，乃至



生命哲学上的某种精粹——云里的周庄。周庄清透如话，容易读。从其可爱处去聆听吴侬软语，便有雅知闲趣。周庄宛曲皆史，耐人读。就其记传者去踏访古今子遗，或伸幽抱睿思。周庄虚实为文，诱人读。自其感触点去神游宇宙人生，允悟今是昨非。中国一书，早已打开；江南妙文，安得不读？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在现代化之途上赶路的中国知识分子，多自乡村农舍走出。故土的家园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乃是他们的生命之源、文化之根。

提起周庄，人们总爱说起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的出土遗存，说起晚唐时节踏着竹枝词走来的刘禹锡；谈论江南豪富沈万三的富可敌国，谈论明代张厅的庭院深几许……而我们周庄此行，则想探寻千年水乡的文脉何在。



迳厅遗痕——

坐落在富安桥北侧的迳厅，是明代建筑。迳文焕为吴江望族，于崇祯年间（1628-1644年）建五进大宅。其第一、四、五进，尚存旧制。明式江南民居，实用，简洁、大气，细部不失精致。还能在岁月剥蚀之后，窥见

一般吗？据《连氏家谱》记载，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童年的陆润庠曾在这里的主厅，从师发蒙。陆润庠，字凤石，同治十三年状元，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当年的主厅，是陆润庠中状元后命名为大书房的。可惜今已无存。听到过未来状元读书声的门窗，连同读书声一起随风飘走了。挂过状元公亲书墨宝的粉墙，连同其生平很快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也许，宅基残留的方砖上还遗留着同治状元儿时的脚印。也许，古老覆盆式青石柱础还能印证家谱记载的逸事？

历史，包容了曾经发生的一切。历史，也无情地抹去是非的评论，抹去事实的记忆，抹去事实残余的痕迹。历史老人呵，你在自己跟自己对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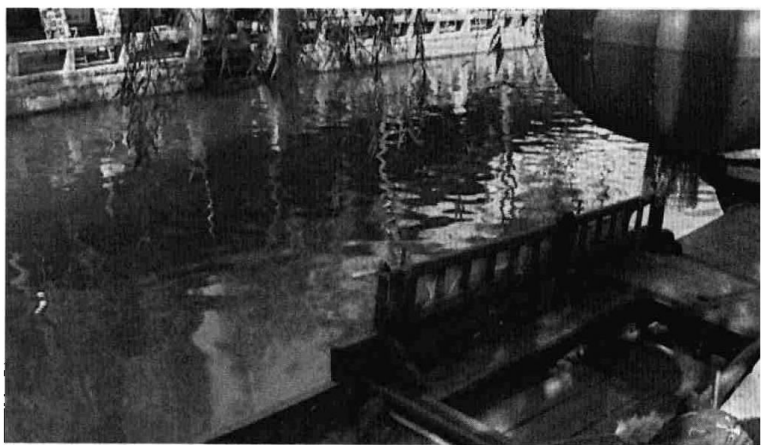
绿天书屋——

周庄西面的江阴，出了一个徐霞客；江阴东面的周庄，出了一个章腾龙。章腾龙是周庄人，每一个周庄人都不会忘记他，每一个想了解周庄历史的人都不应该不知道他。他有“行万里路”的不凡经历，也有着青灯著述的才学，他是周庄人的骄傲。章腾龙，少时游学习武。于清雍正九年，效法徐霞客，远游各地。经两年多时间跋山涉水，历经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区，而抵达桂林。他本博学多才，更借江山之助，自然学益深进。回周庄后，他撰写了《岭南杂记》和《粤游记程》。甜不甜，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其晚年，倾注了十年心力，广泛采集故里史实，于乾隆十八年，编纂成了《贞丰拟乘》——周庄的第一部镇志。章腾龙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使人怀念，“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清末绿天书屋的两大厅不幸毁于大火。如今，只有其厢房古风犹存。

雕梁，粉墙，蠡窗，一定还记得书灯的丝丝暖意吧？不！绿天书屋的

灯，还在人们心里亮着。

人人都说周庄好
九百年风情情未了
门巷仍在波光里
扁舟来往橹轻摇
声相闻 手相招
小儿小女过小桥
景也好 人也好
神仙也说此处好
愿做周庄一世
人
胜过神仙永不老



文传祖荫——

西湾街上，临河有一座清同治年间兴建的宅院，雅称“祖荫堂”，今为叶楚伦故居。叶楚伦是著名的南社诗人和政治活动家。他的曾祖父叶文江，为清朝官吏。祖父叶厚甫无意仕途，经营叶太和酱园而发迹，建造此宅。父亲叶凤巢，以设馆授徒谋生。1887年，叶楚伦出生在这座大宅中。他少年时就好学不倦，考入苏州高等学堂。叶楚伦在学生时代就具有进步思想。他带领周庄的青年组成“文明度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叶楚伦日益显露出忧愤国事之心。他参加过南社、国学商兑会、鸥社和春音社，撰写诗文，激发人们的民族尊严和爱国热忱。他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参加了同盟会，共同谋求中国的出路。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叶楚伦投笔从戎，加入粤军，任参谋长，随军北上。光复南京后，他离军至沪，和于右任、邵力子等创办报刊，举起如椽大笔，反对清廷，抨击军



阔，宣传革命，唤起民众。历主《民立报》、汕头《中华新报》、《大风报》、《太平洋报》和《民国日报》笔政。此后，历任中央宣传部长、建设委员会委员和江苏省主席等职。叶楚伦自己有句云：“酒中人是性中人，豪放恬祥各有真”。就这样一个“性中人”，一生著有《世徽楼诗稿》、《楚伦文

存》和章回小说《古戍寒笳记》、《如此京华》等。就这样一位认为“做人不可露锋芒，做文章不可不露锋芒”的“性中人”，使几经修葺的故居充满了特殊的气息。叶楚伦少时曾在此攻读群籍，如今书香依旧。书橱中陈列着叶氏后裔捐赠的珍藏古籍，其中有与叶楚伦辗转相随的《唐宋诗醇》、《韩昌黎全集》和《资治通鉴》等线装书。令人怀想这位“文则雄健，诗则高古”的主人的许多轶事。

贞固流芳——

在周庄，居室体量，雅静中容纳翻滚的历史；身世或变，终在传播不朽的精神。后港口太平桥畔有一座“贞固堂”，挺拔别致，出了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著名教育家沈体兰。他父亲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办学理念，其居所名“贞固”，是引《易经》之谓“贞固足以干事”为立身思想，这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沈体兰从小得家学熏陶，博学强记。1913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后学化学专业，获东吴大学理学士学位，曾参加“五四”运动的宣传活动。读大学时，为苏州学生联合会会长，参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创办杂志，传播革命思想。1928年至1929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教育研究所任研究员，著有《新中国的黎明》等。1930年，结识左翼作家胡也频；发

表英语论著《中国德育之改造》。1942年2月起，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代理校长。1949年初，应邀绕道香港赴北平，参加筹备新政协工作。

解放后，沈体兰又主持麦伦校务近三年，任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并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华东的教育部副部长、文教委员、体委主任，上海的体委主任、政协副主席等职。沈体兰一生以民主与科学思想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为己任，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体兰同时是一位坚持正义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抗战全面爆发后，沈先生

奔走国事更不遗余力。他曾依托中共驻沪办事处，邀请斯诺向上海爱国人士介绍西北苏区见闻，并筹款出版《西行漫记》。还参加了由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

沈体兰一生的行藏，可谓是以民主与科学精神立德立人的典型示范。在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被周恩来誉为“沈先生是大学校长中第一个来看望我们的”，这句

话，至今还让周庄人骄傲。

贞固堂，这里有大众的、公道的正气“贞固”着，所以，将传之永远！

迷楼雅士——

迷楼，原名德记酒店，位于贞丰桥畔。德记酒店，有一段不无迷人的“大脚观音”当炉逸史。原来镇江人李德夫擅长烹饪，于光绪末年携眷迁居周庄，掌勺开店。夫妇俩于四十岁后方得一金，喜名“阿金”。阿金天生丽质，因得父母宠爱而不缠小脚，长成后美压古镇群芳，故获雅号“大脚观音”。自从美貌、伶俐的阿金当炉劝酒，一时闻名者、惊艳者、

